

警惕香港出現的「新恐怖主義」

焦點
評論

陳 冰

當香港機場暴力事件發生後，港澳辦發言人形容事件是「近乎恐怖主義的行徑」。前不久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也在倫敦召開記者會，把發生在香港的暴力活動說成是「新極端主義」。那麼「新極端主義」（又稱新恐怖主義）究竟是怎麼回事？

「新恐怖主義」從「911事件」後，就成為很流行的詞語，並且是西方國家的重要安全議程。我們看到歐洲的一些示威活動，總把極右翼組織和恐怖集團攏在一起，這裏的terrorism groups，就是指新恐怖主義。新恐怖主義是與傳統恐怖主義相對應的，傳統恐怖主義是敵對分子，往往是與本國有利益衝突而製造暴行，比如拉登對美國而言就是傳統意義上的恐怖分子；而新恐怖主義則帶着較強的政治色彩，是為了達到政治目標而採取暴力行動。

七大特徵香港全中

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新恐怖主義誕生於上世

紀90年代，像北愛爾蘭共和軍就是典型的新恐怖主義。「新恐怖主義」主要有以下特徵：一是本土生長出來的，不再是出生於國外；二是為了宗教和政治訴求而發動非理性暴力行動，更多是為了達到政治目的；三是新恐怖主義分子不在談判桌前尋找一席之地，而是把談判桌掀翻以後，按照自己的定位重新建一張新的，否則絕不妥協；四是新恐怖主義不僅對本國、本地區產生安全威脅，而且有一定的張力，會搗亂國際秩序；五是新恐怖主義不再像傳統恐怖主義那樣是按照金字塔形式組織的，而是更加平等，更加分散，是一種水準的協調機制，每個成員都有一定的自主權；六是實施暴力的目標多樣化，處於游弋狀態，像水一樣從一個目標轉移到另一個目標，他們發動攻擊的對象可能為特定的社會、特定的階層、特定的族群，而不是像傳統恐怖分子把國家視為打擊對象；七是新恐怖主義使用的手段更加致命，不再大規模殺害平民，暴力行動的目的是要贏得公眾，對政治家施加壓力，要政府接受新恐怖分子的要求。

如果我們對照這幾個判斷標準，那麼說香港的暴徒是新恐怖分子就不為過。這些人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所發動的所謂「反修例」運動，像腐水一樣

變形，後來目標轉向警員，現在又設法轉移到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他們進行暴力活動的目標不是宗教差異，而是政治、政治制度，他們採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進行組織和發動文宣，不斷在爭取香港民眾支持，把民眾當做向政府要價的籌碼。

暴力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當然，西方國家也有應對新恐怖主義的辦法，比如德國、美國、加拿大等國都有相應的法律，要求示威者在遊行過程中不許蒙面戴口罩，德國法律規定，在集會、遊行等公共聚會中，不可以掩飾身份，不可以戴口罩，要讓警員能夠辨識，違法者可被處一年監禁。在美國，人們上街戴口罩要麼被視為恐怖分子，要麼被視為患有嚴重的傳染病。人們會主動與你拉開距離，甚至還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排斥和警覺。因此，為了打擊新恐怖主義，與國際很接軌的香港，可以在法律制定上入手，比如禁止在遊行示威中戴口罩、面具來掩飾身份。

總之，新恐怖主義在東方或多或少都存在，但治理的辦法還不到位，人們認識模糊，這是值得高度關注的。

香港絕不能被「恐怖主義」騎劫

有話
要說

穆紫文刀

香港警方有幾克制？看看周末幾場場外的示威就可以看到。在德國柏林、漢堡、科隆的集會上，蒙面示威者都被警方要求一定要脫掉面罩，不得以任何理由遮蓋容貌。因為行得正企得正，你點解要遮面？蒙面人打的小算盤，全世界警員都知道，因此包括美國、加拿大等歐美諸國，都有禁止在示威中佩戴面罩的規定。本港示威者一再佩戴面罩，無疑是一種「攞炒」，難免令人將他們與「恐怖主義」相提並論。

德國警方為什麼要脫下集會人士的口罩？因為在歐美地方，無論什麼集會，只要戴面具，民眾的印象就肯定打負分。德國法律更加明確，在如示威等公眾集會中不可以掩飾身份，以便警員能夠辨識，違法者可以被處一年監禁。

唯獨香港近期的集會，亂港派每次集會必有口罩人：每次有口罩人，就必定有暴力，這個已經是不變的規律。每有市民譴責蒙面人的暴力行為時，亂港派一方面假惺惺道歉，另一方面又強調「不割席」。何解？因為一個唱紅面，一個唱黑面，配合默契，賺盡政治好處。

亂港派一方面以可能秋後算帳為藉口，鼓動部分集會人士佩戴口罩，一方面將暴徒混入普通示威者中，從而遮掩身份。因為，他們知道暴徒的違法行為必定會遭到警方驅散拘捕，和平示威者也難免遭池魚之殃。他們就可以乘機炒作所謂的「警方濫用武力」，博取大眾同情。這不是「攞炒」又是什麼？試問，亂港派自回歸起舉辦這麼多次集會，有幾多沒蒙面的人士遭到秋後算帳？

日前，工聯會工人俱樂部及民建聯地區辦公室再次遭到蒙面人有組織地破壞，加上立法會議員何君堯雙親的墓地被破壞，內地撻警記者在機場遭到蒙面暴徒禁錮圍毆。可以看到，絕大部分蒙面人行動目的，就是以暴力恐嚇特定政治訴求人士，從而達到讓對方噤聲，讓媒體只能傳播自己聲音的陰險目的。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早前表示，香港「開始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港澳辦的表態不只針對機場蒙面人圍毆內地人士，同時也針對蒙面人近期所作所為。

對於恐怖主義，多國有不同界定，但大家都認可的標準是「不可避免地以政治為目的或動機」、「訴諸暴力或揚言要訴諸暴力」、「計劃要對目標或受害人以外的人物或團體造成深遠的心理影響」、「由具備可被識別的指揮系統及隱蔽細胞系統的組織指揮行動，其成員穿着制服或佩戴可被識別的徽章」。人們不禁有此疑惑，蒙面集會人士是不是全中？

網民之前上傳一張香港蒙面示威者和「基地」組織的對比圖，兩者從裝扮上看基本沒有區別。如此情景，無法不令人憂慮。香港，正在遭受「恐怖主義」的嚴重威脅。

不應成為國家的「麻煩製造者」



港事港心
劉 瑤

香港最近麻煩不斷，周一「全城罷工」、周二堵塞交通、周三包圍機場、周四圍攻警署、周五上街集會，周末「暴力」大戲頻頻上映……報紙上、電視裏，各式各樣的「無厘頭」行徑與平時香港繁忙的樣子好像沒什麼關係，但在今天的香港卻隨時發生，更給很多香港市民造成困擾。今天的香港，打工仔可能無法正常返工，更不知道交通要道上什麼時候會出現一、兩個假裝不怕死的黑衣人出來阻塞交通。

最讓人生氣的是，在過去的兩個月，香港引以為豪的核心價值正在被一群黑衣人慢慢侵蝕，從污辱國旗升黑旗到衝擊立法會大樓塗損區徽；從衝擊中聯辦大樓玷污國徽到佔領街道肆意塗鴉；從暴力衝擊警署到毆打內地遊客。每一步都較上一步更過分，這不是我們眼中香港應有的樣子，此等行為更不應該縱容。

部分人忽略「一國」只顧「兩制」

過去的這些日子，黑衣暴徒，還有部分走進偏執的香港市民在分析「一國兩制」概念的時候存在一定誤區，他們總是忽略「一國」只顧「兩制」，實際上片面觀點必定會影響全局觀。「一國兩制」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我們必須承認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分子，我們才能談「兩制」。

現在的香港社會，很多號稱掌握行業話語權的專業人士都是愛鑽牛角尖的人，大家習慣把與自己意見不一的人推向磁鐵兩極。這就好像兩條平行線，一言不合，立刻關閉對話機制，攻擊對方、指控對方。這是理智的做法嗎？不。我們生活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為什麼我們要極端地用「違法達義」去冒犯「一國」呢？為什麼我們不善用「兩制」之利為香港、為自己爭取更好的發展呢？很多年前，老一輩香港人不就是在有限的條件下創造了「獅子山精神」？這不正是在有限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發揮自我優勢而得來的嗎？

此刻，香港社會的撕裂、不同派別間的衝動情緒和言語傷害、黑衣人被教唆的暴力行為，甚至內地網民與香港市民間的情緒調動，其實統統不利於當下問題的解決。醫生醫病需要对症下药，才能盡快幫病人痊愈，了解是彼什麼溝通的基本條件。暴力只是溝通無效又幻想解決問題的某種臆想，雞同鴨講的實力表達而已。長此以往，後患無窮。

港澳辦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楊光曾說過一句話：「別讓香港成為一個麻煩」。是的，趁一切還能挽回，坐下來，好好聊聊。希望是自己給自己的，別人幫不了我們。即使別人給了你希望，你不付諸實踐，希望也永遠只會停留在字面階段，不可能被實現。不要相信任何人的承諾，香港人靠自己，自己家的事情也只能自己解決，這才是所謂的「香港人，加油」的真正含義。專欄作者、「就是敢言」秘書長

香港亂禍不止 恐失大灣區龍頭地位



議事論事
顏寶鈴

8月18日這一天，深圳河兩岸兩個天地。深圳河南岸，香港發生連串暴亂逾兩個多月，經濟民生一片愁雲慘霧，始作俑者「民陣」又再發動「黑衣人」上街、堵塞道路、擾亂秩序……而在深圳河北岸，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以下稱《意見》），提出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質量躋身全球城市前列，對深圳未來投下重大利好一票。另一方面，深圳機場、港口、鐵路客流、物流兩旺，其中包括因香港機場癱瘓而到深圳中轉的旅客、貨物，絡繹於途。一條淺淺的深圳河，見證了港深雙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深深變化。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意見》給予深圳先行示範區的戰略定位：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範、城市文明示範、民生幸福標杆、可持續發展先鋒。曾幾何時，這些高地、示範、標杆、先鋒……是香港這座繁華城市引以為傲的標誌，相信很快就會變成深圳這座年輕城市的新標籤。距2025年，只有短短六年時間，時不我待。《意見》的戰略意義就是讓經濟起飛的深圳如虎添翼，再次騰飛，在更多的核心領域全力、全面趕超香港、領先香港。《意見》的發布，更直接關係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龍頭地位的誰屬。在今年二月國家發布

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確立了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的「核心引擎」作用。而在四大中心城市之中，香港排在首位。另據媒體統計《綱要》全文，其中香港被提及102次、澳門90次、廣州41次、深圳39次，充分顯示了在大灣區城市群分工協作的頂層結構中，國家對香港的重視和關愛。但是，一個區域的經濟龍頭，從來都不是由誰指定，也不是自說自話就是龍頭，而是由經濟實力和經濟規律所決定。

首先，香港GDP不再是大灣區的龍頭老大。在這個GDP總量超過10萬億元的大灣區中，深圳、香港、廣州三個城市就貢獻了65%，可以說旗鼓相當、並駕齊驅。特別是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按當年平均匯率計算，深圳GDP較香港高出221億元。鑒於香港今年一季度GDP僅增0.5%，深圳今年一季度GDP增長7.6%，此消彼長，再加上香港近兩個月因人禍而引發的「經濟海嘯」影響，預計2019年的深港兩地的GDP差距只會越來越大。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與廣州的經濟總量差距也在不斷縮小。2018年廣州GDP達2.28萬億元人民幣，若按今年增長目標6.5%計算，廣州的經濟規模將在今年趕上香港。

其次，香港人均GDP不再是大灣區頭把交椅，早在2007年已被澳門趕超。2018年澳門人均GDP超過8.26萬美元，超過了瑞士、新加坡，僅次於盧森堡，排在全球第二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預測，到2020年，澳門人均GDP將上升為全球首位。2018年香港人均GDP為4.87萬美元，雖然目前深圳人均GDP與香港仍有一段距離，但過去10年香港經濟增長率年均只有2.7%，

如果深圳人均GDP未來年均增速保持7.5%，不出10年深圳的人均GDP也將超越香港。

香港恐成「環深圳城市」

再次，香港的創科競爭力，不僅距離大灣區創科龍頭寶座尚遠，甚至有可能敬陪末座。科技創新是城市發展的動力，根據香港城市大學發布的《2018年大灣區科研創新綜合分析及展望報告》指出，在大灣區城市群中，香港多項科研創新發展排名，包括科技人才、資金投入、發明專利數目上，都遠遠落後於廣州、深圳。在專利技術數目方面，香港排尾二，排第一的深圳是香港的39倍；在專利發明數目、科技企業數量等方面，香港更是倒數第一。數據顯示，香港在2017年的研發開支佔本地經濟總值的比率遠低於深圳，金額只是深圳的八分之一。自2000年起，深圳每年投入GDP的4%用於研發經費，而香港只有1.5%。長此以往，雙方的創科距離只會越來越大。

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龍頭，你追我趕，有競爭才有活力。環顧世界，恐怕沒有一個區域的經濟龍頭是與暴亂不止同行，與故步自封為伍。和平穩定是一個地區、國家乃至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必要前提。近兩個多月來，香港所經歷的種種暴力事件，在在令香港這顆東方之珠蒙污。內地經濟學家巴曙松曾經在深圳留下一句話：廣州香港將淪為「環深圳城市」，雖然此語恐言之尚早，但深圳作為大灣區龍頭的有力競爭者、實力挑戰者、後發優勢擁有者，正在給一河之隔的香港敲響警鐘。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從港深「雙城記」看香港自我沉淪

議論
風生

張敬偉

40年前，深圳向香港學習；如今亂象頻生的香港正被深圳超越。

港深「雙城記」呈現出不同的風景線。香港這邊，街頭亂象持續逾兩個月，暴徒們衝擊立法會大樓和中央駐港機構，圍堵機場讓機場癱瘓、毆打禁錮遊客，讓香港形象受損。

按照8月16日香港特區政府發表的《二〇一九年半年經濟報告》，香港GDP從五月覆檢時的2%至3%，下調至0至1%。此外，香港出口按年實質跌幅擴大至5.6%，6月跌幅尤其顯著。私人消費開支在第二季按年僅實質微增1.1%，反映在各種不利因素以及經濟前景轉差下，消費情緒維持審慎。整體投資開支顯著下跌11.6%，反映樓宇及建造活動持續收縮及營商氣氛轉為負面。再看深圳，今年上半年GDP超過1.2萬億元，增幅7.4%。深圳GDP去年已超越香港。一邊暴亂，一邊快跑，深圳已將香港落在後面。

港科創實力遠遜深圳

眾所周知，深圳有兩家全球性的科創企業——華為和中興。兩家企業甚至讓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緊盯制裁，而且華為突破了美國組織的全球圍剿，在5G技術和設備上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因此，從新科技革命的長遠發展看，香港更是離深圳遠矣。

香港依然亂作一團，深圳這邊卻是好消息不斷。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昨日發布《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品質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軟實力大幅提升，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質量發展成為全國典範，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世界領先，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成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到本世紀中葉，深圳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先進城市之林，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

香港媒體引述專家言論指出，深圳GDP去年已首度超越香港，加上香港發展科創速度「大落後」，若不盡快止暴制亂，聚焦發展經濟民生，優勢地位很快便會失去。

不求進取必將被超越

香港本可以比深圳發展得更好。一方面，香港有「一國兩制」政策的加持，且擁有全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旅遊中心的優勢。另一方面，香港有全國資源的支撐，有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的支持。中央希望將香港打造為「一國兩制」的標本，為全球提供國家治理經驗。然而，香港自毀前程的亂象，不僅讓關心香港發展的全國人民感到痛心，也在消耗香港的全球形象，毀壞香港全球靠前的營商環境。在政治操作、外國干涉下，740萬港人的福

祉也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香港街頭動亂中消耗，深圳在團結奮鬥中發展。兩個毗鄰的城市，就這樣拉開了距離。香港若不反思，繼續在政治操作中蹣跚，香港前途堪憂。

《意見》提出，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有利於更好實施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實踐。其中釋放出不同尋常的意味，以前是在港澳兩地進行「一國兩制」的實踐，現在拓展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且深圳處於實踐「一國兩制」的核心地位。深圳建立「一國兩制」的先行示範區，也凸顯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方面存在着不足與短板。當深圳成為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不求進取只有混亂的香港縱然不被邊緣化，也將淹沒於大灣區的城市群眾。世界在變，城市也在變，不求進步的城市自然會被發展更快的城市所取代。

國家戰略並未拋棄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廣東9市和港澳各有分工，國家希望香港能在金融、商業等領域發揮重要的領頭作用。但現實卻是香港陷入街頭亂象，市場環境和社會秩序遭到破壞，社會治理能力令人不安。在此情勢下，香港地位將被包括深圳在內的城市所替代。香港GDP被深圳超越，若亂象持續，也將被其他城市超越，香港將會變成普通的城市。

香港社會應立即警醒，若香港不能由亂到治，香港前途堪憂。當年香港這邊風景獨好，如今深圳那廂形勢大好。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